

纪念李多奎先生

程静华

195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,举国欢腾,普天同庆。云南省京剧院与昆明市京剧团、昆明市劳动人民京剧团抽调主力组成进京献礼京剧演出团,演出新编剧目《多沙阿波》,我也随团来到北京。

在进京后的演出中,我们得到文化部夏衍部长的多方面关怀。夏部长见演出团实力雄厚,非常高兴,他说:在边疆城市能有这样的演出团体实在难得,我建议你们在京集体拜师,求名师指点,继承传统,以提高艺术水平,要把京剧艺术发扬光大,推陈出新,在创新中求发展,使剧团更有生命力。经过夏部长的周密安排,在前门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。由夏部长亲自引荐的老师有:梅兰芳先生、马连良先生、李多奎先生、赵荣琛先生……

拜师前,由我团裘世戎老师并通过他兄长裘盛戎先生向李多奎先生征求意见,是否愿意收我为徒?李先生说:“她是程四爷(程砚秋)的侄女,程三爷(程丽秋)的闺女,行,辈分合适,我收下了。”

拜师那天,由我陪同李先生去前门饭店。本想雇用包接送的三轮车,可先生却说:“不用,咱爷俩儿出口儿上23路电车,一会儿就到虎坊桥,还可以溜达儿两步,溜溜腿,聊聊天,多好。”足见老先生的平易近人,丝毫没有角儿脾气。

拜师典礼上,夏部长讲话,鼓励尊师爱徒,多教多学。行过鞠躬礼,然后徒弟们席地坐在师父面前合影留念。拜师典礼非常隆重热闹,谭富英先生、姜妙香先生、刘砚芳先生等前辈艺术家都参加了。真是梨园界名人的大聚会,盛况空前,为北京拜名师活动掀起了高潮。

到家后,我说:“师尊请上,徒儿给您磕头了!”李先生说:“刚才鞠躬了,行过礼了。”我说:“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,拜师磕头古之常礼。”我就磕了三个头。又请师母受礼,李先生对师母说:“你这师娘请出来,孩子给你磕头呢。”我又给师母三叩首……那天他二老都很高兴。

我能拜名师李多奎先生为师,感谢党中央、文化部领导的关怀,感谢二位裘先生的爱护以及父辈的福荫,更感谢师父师母对我的教导。忆师情,感党恩,铭记在心。

情况下前去看望。有时还可以向先生请教,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。这是我和师父师娘长时间轻松愉快相处的美好时光。

遗憾的是,“文革”突然来临,而且如此漫长。那段时间我真个是:身处困境不由己,故而冲淡师生情,远隔千里音讯断,噩耗传来痛悲声。

恩师,今年是您老105年的诞辰日;明年,您就

我所体会的李派艺术

解小华

我出身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,五岁学戏,六岁登台,十三岁时从李多奎老师学习“李派”老旦艺术。

李多奎老师是京剧老旦行当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扛鼎者,他吸收、融合了前辈老旦艺术家龚云甫先生清脆苍劲、罗福山先生古朴清醇、谢宝云先生苍秀挺拔的特点,创造出京剧老旦行当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流传至广、影响最大、独具特色、风靡全国的“李派”艺术。我忝列门墙之后,在老师的传授下,潜心学习和研磨“李派”艺术精髓,近乎贪婪地吸收“李派”艺术的营养,不断规范和丰富自己的表演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舞台经验的不断丰富,我逐渐体会和琢磨出“李派”艺术的真谛。虽然只是老师博大精深的艺术之点滴,但对我来说却是终生受益,用之不竭。

老师的唱工,高亮清越、苍迈浑厚、吐字清楚、喷口有力;他的嗓音,高、亮、苍、厚、宽、窄、甜、沙兼而有之,特别是他特有的“衰音”和“雌音”,听来韵味醇厚、圆润悦耳。老师善用丹田气,偷、换、喷、吐、放、收自如,使其高中低音俱备,收放承接,顿挫有致。老师讲求“丹田用气、声腔共鸣”的演唱技巧,所以无论是大段的“慢板”,还是激昂的高腔,唱来均能音质饱满、气完神足。如《四郎探母》中“一见娇儿泪满腮”一句,“腮”字起“嘎调”后再翻高(即所谓“楼上楼”的唱法),直到老师晚年,依旧能唱得满宫满调。老师演唱的“流水”,吐字清晰,气口匀称,酣畅淋漓,一气呵成,如七宝楼台,字字珠玑,尤其是一些“镶嵌句”,舔着板唱,最见功夫。

老师的念白咬字凝练,喷口有力,善用“脑后音”和“鼻腔共鸣”,听来就象一个老妇人说话;他念白要求“唱念一体”,即唱念使用一个调门,亦不单纯为念而念,而是结合人物身份和剧情发展,作不同的处理。

如今我虽已退休,但对京剧事业痴心不改。为祖师爷传道,为振兴京剧事业,为弘扬“李派”艺术,我要抓住一切机会,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离开我们三十年了。在我们纪念缅怀先生的同时,更应看到肩上的责任。可喜的是先生的亲传弟子、再传弟子遍布天下,且都成绩卓著。希望“李派”传人和广大的京剧工作者一道,把“李派”艺术发扬光大,为振兴京剧,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,贡献我们的一切。